

H 琼闽文化印记·民歌

张远来在整理歌本。

陈行飞 摄



A 起源及流传 闽南方言演变的“活化石”

汉族移民操闽南方言崖州“客话”人口大批量迁徙琼西南沿海一带从明朝开始。南宋人周辉写作《清波杂志》，抄录吉阳军（古崖州区划建置于北宋政和七年，即1117年，改崖州为吉阳军）知军周卿在任职期间写的二封家书，其中谈到周氏到任后见到吉阳军辖地街市人口状况，家书写道：“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从这则资料可见，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吉阳军辖地治所附近仅有几十间茅屋，略去黎族人口未计，境内（古崖州区）居住的汉族人口380户，如以每户5人计约2000人。这些汉族人口主要是讲“迈话”（一种汉语混合方言）的士民家眷和零散分布的务农、讨海、经商的大陆各路移民，其时汉语闽南方言崖州“客话”尚未形成民间通用语言。

据古籍文献与族谱资料所载，福建移民迁徙琼西自明代兴起，到清代中叶达到高潮。主要是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狭人稠，战乱饥疫不断，人们为求生路，成群结伙乘搭海船，或迁移台湾创业，或来到海南谋生。乾隆初年，清廷发布“勅开垦琼州荒地令”，“召民开垦”。

据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估算：“本岛人口从康熙四十万增加到嘉庆时一百五十万人，几乎增长三倍。这样就造成了劳动力与耕地两者结合的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复杂情况。”其时从闽南来的移民以农工渔民为多，由于琼东地区南渡江、万泉河流域可开垦的荒地有限，移民们上岛之后多沿西南海岸线寻找谋生创业的机遇，并以族缘、地缘为纽带，形成互相接济的聚居地（如在山脚荒坡形成以姓氏命名的“老罗坡”移民村落）。

1972年初夏，笔者曾陪同来自重庆的音乐家乘船渡海到西岛渔村采风，体会到海岛渔村群众非常喜爱崖州民歌，男女老少对名作段句耳熟能详，随口演唱。我们在采集原生态民歌的过程中，常常被歌手们那种全身心投入、充满真情实感的歌唱所感动。

综上所述，崖州民歌来源于古代崖州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是长期经过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崖州传统民歌在歌者即兴创作中演唱，在民众传唱的过程中流传，优秀作品在传唱过程中又经过民间艺人继续加工润色，成为无数歌者智慧的结晶，其进程是缓慢的、自发的。它优美中和的音调旋律产生并传唱，编创出来的好作品被民众接受并流行，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进程。

学界、坊间有人将崖州民歌产生的时代追溯至宋代，认为崖州民歌发源地为“崖州西六里”，民歌成果归功于某些“文人墨客”，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崖州民歌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歌词生动有趣，曲调悠扬流畅，蕴含本地社会民情、经济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信息，是研究古崖州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活化石”，解析琼崖文化的“信源密码”。

本期《海南周刊》邀约三亚籍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教授陈光良先生，从起源及流传、题材与创作、曲调和特色等方面，述评崖州民歌的历史源流、题材类型和音乐风格。

编者按



崖州民歌“歌封”。陈行飞 摄

C 曲调和特色
别具特色的闽南方言传统民歌

崖州民歌雅俗共赏，歌词生动，旋律动听，曲调悠扬流畅，优秀作品深受民众喜爱、品味和传唱，它不但是我国民歌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也是海南文化遗产中别具特色的精品佳作，已成为琼南城乡老百姓倍加珍惜的地方名片。

原生态民歌音乐一般具有自然简朴、生动灵活的特点。崖州民歌的音乐形式也大多短小精干，大多以乐段为基本结构单位，单乐段反复而构成分节歌的结构形式占有很大的比例。崖州民歌的音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它与汉语闽南方言崖州客话语音结合紧密，适应各种不同的内容、唱词及演唱场合。音乐声线有中和之美，发声唱法生活化，字正腔圆，旋律优美，节奏灵活，风格鲜明。从崖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中，可听出其曲调旋律与同属闽南粤东雷州半岛沿海一带的汉语闽南方言地区传统民歌，有一定传承的关系。

崖州民歌主要有三种演唱形式。

其一，歌者触景生情即兴演唱，演唱时间地点不限。如农夫渔人在田间岭园、海滩船头生产劳动时的歌唱，妇女在家里床头照顾婴儿入睡时唱“摇依歌”、男女歌手“逛村溜号”时即兴唱答的“逗趣情歌”、农闲时歌者在家自唱自娱唱的“歌仔”，农村家庭遇红白事情时唱的喜歌或哭歌等等。

其二，节日或农闲时，由乡贤发起组织的有比赛性质的对歌。双方推荐男女歌手若干名，轮流上台对唱，此类公开表演对歌要求男女歌者有极强的口头即兴创作和应变能力，逗歌时随问随答，听众喝彩声声，你来我往，通宵达旦。

其三，歌迷约定时间地点，在某处集中听书生文人咏唱长篇多部的歌牌唱本（俗称“歌封”）。

崖州民歌音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曲调的音乐表情呈中性，表达情感自然质朴，节奏适度，能配唱不同题材不同内容的歌词，从而营造不同的音乐情感氛围，使音乐的审美内涵更加丰富，更能引发听者的联想与共鸣。

崖州民歌曲调体结构较为短小，受其歌词每段四句的体例所制约，曲体的基本形态也是一种四个乐句构成的乐段结构，乐句基本上也以每句歌词分句。四个乐句的构成，一般由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四个乐句构成的乐段重复再现。其旋律普遍呈现一种连绵起伏的形态，节奏舒缓。歌者在歌唱时用真嗓（矮腔）演唱，不追求大的音量，更拒绝那种扯高嗓门喊叫似的粗糙声音，歌者在歌唱时总是追求一种圆润和美的声音，不强调旋律的节拍重音，速度大多较徐缓、自由，营造一种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叙述氛围。正是上述音乐元素，特别是曲调旋律的特色，形成崖州民歌的音乐风格，使它既不同于高亢明亮的山歌，也不至于辽阔奔放的牧歌。从审美的层面上倾听崖州民歌，人们欣赏到一种美妙和谐之音，感悟到一种平衡中和之美。

近年来，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崖州民歌，在保护、传承与创新方面，已交出令人欣喜的成绩单，如三亚崖州区、乐东黄流镇和利国镇努力开展各种保护传承的活动，形成“政府部门重视、传承人带动、群众自愿、歌迷参与、小学生喜爱”的局面，让人看到崖州民歌活在传承，路在拓展的愿景。



年青一代向长辈学唱崖州民歌的场面，其乐融融。

陈行飞 摄

B 题材与创作 解析琼崖文化的“信源密码”



酸豆树下，村民们唱起崖州民歌。摄

民歌归属于民族、民间音乐体裁，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民歌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流行性和传承性的特性。崖州民歌是古崖州地区闽南“客话”民歌在社会生活中滋润

心灵，涵养精神的文化精品，体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审美需求。

民歌者，民间歌谣也。传统崖州民歌的作者应是当地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思想感情而创作，表达歌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因其源于生产生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歌迷在欣赏传唱的过程感同身受，也自发参与创作或加工润色，提高歌谣的艺术品位。

清代乃至民国以来，崖州地区耕读传家，兴学重教，有的书生秀才或民间文人雅士，为

了显露文才，选择经典名篇中的将相名贤、才子佳人传奇故事，或直接将大陆已流行的长篇弹词曲艺作品，改编成本地土歌唱本“歌封”（又称“歌仔”，缘于手抄本封面装订一层帆布或厚牛皮纸以利保存）传播，因悲欢离合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其曲折生动的命运遭遇引人入胜，大家互相传抄、传唱，尤其在崖西一带愈成风习，提升了传统土歌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扩大长篇民歌的影响力，推动民歌的发展。

笔者的故乡三亚市梅山乡村，多年来民间流传一部长篇“歌封”《昭君和番》（陈云渡编著）。

据乡亲回忆及我少年所见，每当有识字者

者借到《昭君歌》开唱的时候，歌迷互相报讯，趁早收工吃饭，搬来自家板凳，围坐在歌者庭院恭候。

只见海棠油灯下，歌唱者手捧歌本，

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听众时而嘘声叹惜，时而

轻声伴唱，月朗风清，本该曲终人散，然而听众

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场。乡村里至今仍有不

少老人虽不识字，但可以大段大篇地背诵咏唱

《昭君歌》。由此可见，优秀民歌在崖州地区

（包括今三亚市和乐东县）民间流传广泛，深入

人心，历久弥新。

崖州民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古代君王将相功绩、才子佳人传奇、圣贤德行孝举、民间忠义故事，也有生产劳动感想、恋爱婚姻娱乐、生儿育女情长、乡土民风习俗、社会生活变迁等等，蕴含本地社会民情、经济生活、文学艺术等诸多信息，是研究古崖州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活化石”，解析琼崖文化的

崖州民歌选录

摇依歌

摇依啊哩
摇依勿哭勿出声
摇依勿睡静静躺
勿做浪劳（撒娇）给人摇
摇依啊哩
公屋庭前种芭蕉
公种芭蕉侬种植
芭蕉又甜桔又凉
摇依啊哩
摇依大来学好样
侬见好样侬就学
切勿跟人歹样行

对歌

男：
我做条对你对
乜籽又甜乜籽酸
乜物皮青肚内白
乜物皮红肚内黄

女：

你做条对我对
石榴又甜梅豆酸
冬瓜皮青肚内白
金桔皮红肚内黄

男：

你知乜鸟住
乜岭无柴协放上（协，置的意思）
乜咪水无鱼游玩
乜咪溪无人洗凉

女：

我知公树无鸟住
衣领（岭）无柴协放上
椰子水无鱼游玩
影溪（银河）水无人洗凉

歌

男：
远远看见侬担筛
侬担的是也筛
谁的种竹谁去砍
谁做筛成侬担来

女：

兄你欲问侬担筛
侬担的是米筛
公手种竹父手种
夫做筛成妻担来

男：

侬你担多筛真靓
下又圆来上亮响
兄想包侬筛了了
欲肯包否贤妹人